

池塘养鱼的最早记载和《范蠡养鱼经》 问世时间问题

游修龄

(浙江大学农学院 杭州 310029)

摘要: 在《中国古代动物学史》中,《中国鱼类学史纲要》的著者提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池塘养鱼的国家,其依据是卜辞(公元前 1 600 ~ 1 046 年)中有“在圃渔”,“圃”即池塘;又说《范蠡养鱼经》有 2 400 年的历史。笔者以为这两条判断都不能成立。“圃”的甲骨原文作“甫”,指水草沼泽地,不是池塘养鱼;《范蠡养鱼经》不是范蠡所作,系后人伪托之书,书中提到范蠡与齐威王的谈话不可能发生,因为范蠡是在越灭吴后(公元前 473 年)退隐,而齐威王公元前 356 ~ 320 年在位,两人相差百年以上。书中提到鱼塘里放养“神守”(鳖),可是秦(公元前 221 ~ 206 年)以前的古籍里只有大量的单音词“鳖”,没有双音词“神守”,“神守”可能在汉朝(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20 年)才出现。由此可证《养鱼经》的成书约在汉代。此外,《陶朱公养鱼经》的陶朱公是后人对范蠡的尊称,如果此书是范蠡自己所作,决不可能自称《陶朱公养鱼经》。最后,古今度量衡不同,《中国鱼类学史纲要》中一些地方直接把古亩等同于今市亩分析,属于疏忽。

关键词: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陶朱公养鱼经》;自然史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0-3263(2004)03-115-04

The Earliest Historical Record of Pisciculture in China and the Author of an Ancient Guidebook to Pisciculture in China

YOU Xiu-Ling

(College of Agri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9, China)

Abstract: I challenge the two statements made by the author in the chapter of “History of Ichthyology in China” of “Ancient History Zoology in China”: (1) China is the earliest country to culture fishes in fishponds in the world, and (2) Fan Li is the author of an ancient pisciculture guidebook. The book, 范蠡养鱼经 (Fan Li Yang Yu Jin), the earliest book on the pisciculture in the world, which dated back 2 400 years. The first statement by authors was based on the phrase “在圃渔 (Zai Pu Yu)”, which was cited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 about 1 600 ~ 1 046 B. C. . However, the word “圃” stands for a swamp not a fishpond, therefore, the argument is not valid. The second statement cannot be accepted because of (1) the author cited a guidebook for pisciculture mentioned in a dialogue between King Wei of Qi and Fan Li, however, the dialogue was impossible to take place, because Fan Li was some 100 years older than King Wei of Qi,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2) The guidebook mentioned “鳖”(Bie), a kind of soft-shelled turtle bred in fishponds by the name of “神守 (Shen Shou)”. There were quite a few of one-character or monosyllable words meaning “鳖” but no two-character words like “神守” in pre-Qin (221 ~ 206 B. C.) Chinese literature, but “神守” probably only appeared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Han Dynasty (206 B. C.).

作者简介 游修龄, 84 岁, 男, 教授; 主要从事农业科技史研究。

收稿日期: 2003-09-20, **修回日期:** 2004-01-09

C. - 220 A. D.); (3) The complete name of the book is "Revered Tao Zhu's Guidebook to Pisciculture", in which "Revered Tao Zhu" was a respectful appellation for Fan Li. According to the custo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Fan Li could not to address himself as "Revered Tao Zhu". In addition, I also found some minor errors in the use of measures. Nevertheless, the Ancient History Zoology in China remains a monumental works even to date in China.

Key words: Ancient History Zoology in China; Revered Tao Zhu's Guidebook to Pisciculture; Natural history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是我国第一部整理研究中国古代动物学历史的巨著,全书 500 余页,95 万字。全书分为 14 章,综述了古代中国有关动物分类、动物生理学、动物变态和发育、动物生殖、动物行为、动物遗传学、生物进化论、动物物候学和动物地理学、动物家化等,其中由成庆泰执笔的第十三章是专讲鱼类的《中国鱼类学史纲要》(简称《纲要》),最后,第十四章介绍中国古代的动物学文献。《纲要》的第三节“世界上最早的养鱼文献《范蠡养鱼经》(以下简称《养鱼经》)”中,著者得出两条重要论断:一是“我国是世界上池塘养鱼最早的国家,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二是《养鱼经》“是 2400 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对世界养殖学史来说是有重要价值的文献”^[1]。笔者觉得这两点推断都有商讨的余地。

1 殷商时代即开始养鱼的问题

《纲要》所依据的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的殷墟卜辞,有关养鱼的共 11 条,选择其中的第四条:“贞其雨。在圃渔。”及第五条:“在圃渔,十一月”^[2]。作者说:“这两条特别注明在圃渔,即在园圃之内(捕)渔,而不是在一般的地方(捕)渔,也不是在野(捕)渔,证明殷商时代已开始了池塘养鱼”。

笔者按,在甲骨文中还没有“圃”,只有“甫”,其字形像一个生长水草的地方,甫的水草义在《诗经》中亦有保存,如《诗·小雅·车攻》:“东有甫草”之“甫”就是人们经常捕鱼的沼泽地,这与池塘人工养鱼当然是两回事。

在甫的外面加一个大口成“圃”是后起的,初见于铜器铭文中^[3]。圃虽然和甫一脉相承,但在引用甲骨文时,仍以用甫为是。郭沫若的书里把甲骨文转译为楷书时,将卜辞“在甫鱼”译作“在圃鱼”,《纲要》因而把“在圃鱼”理解为在池塘中养鱼,以属顺理成章。但郭沫若没有释“在圃鱼”为池塘养鱼。池塘养鱼是《纲要》对卜辞的读解。

后世“甫”和“圃”通用,“园圃”连称,指种植蔬菜果树的场所,但“圃”仍保留甫的古义,指沼泽浅水之地。如《国语·周语》:“藪有圃草,圃有林池,所以御灾也。”韦昭注:“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备材用也”^[4]。圃因有沼泽义,故又引申为沼泽地的地名,称“圃田”。

《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藪曰圃田”^[5]。圃田在现在河南中牟县西南,是个极古老的地名,表明商殷时还是个沼泽丰草之地。沼泽地多积水,鱼虾类繁多,是捕鱼的好场所。

2 《养鱼经》的问世时间问题

《纲要》把《养鱼经》看作是 2400 年前的作品,是没有注意到学术界早已公认这是一部后人托名范蠡的伪书,该书中的养鱼技术内容是很有科学价值的。但《纲要》把它当作 2400 年前“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来介绍,是站不住脚的。

《养鱼经》的全称是《陶朱公养鱼经》,全书已佚,现今只靠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摘录,得知它的内容。说它不是范蠡所著的理由很多,主要有:书的开头说:“威王聘朱公,问之曰:‘闻公在湖为渔父,在齐为鸱夷子皮,……在越为范蠡,有之乎?’曰:‘有之。’”这里的威王即齐威王,因为战国时称威王的只有齐威王和楚威王,范蠡是在齐国的“陶”(今山东定陶)经商,改名朱公,出名以后,别人称他为陶朱公。范蠡是在越灭吴后(公元前 473 年)改名换姓,退隐江湖的。齐威王在位是公元前 356 ~ 320 年,两人相差百年以上,范蠡早已逝世。书中提到鱼塘里必须要放养“神守”(鳖),可是秦以前的古籍里只有大量的单音词“鳖”,没有双音词“神守”,双音词是后起的,可能出在汉朝(详见后)。由此可证《养鱼经》的成书约在汉代,假托范蠡之名。所谓《陶朱公养鱼经》的陶朱公,是后人对范蠡的尊称,如果此书是范蠡自己所做,决不可能自称《陶朱公养鱼经》。《养鱼经》的书名在汉代到北魏年间,称呼不一,有《范蠡养鱼法》、《范蠡养鱼方》、《陶朱公养鱼经》等,同书异名,前两种未见文字内容,只有《齐民要术》有大量“陶朱公养鱼经曰……”的经文摘录,所以分析此书应当以《齐民要术》为准。

3 其它值得商榷的问题

《纲要》是全文照录《齐民要术》的《陶朱公养鱼经》引文,再以现代科学养殖知识给予分析评价。因为立足于 2000 年前的文献,不免存在以下问题:

3.1 度量衡问题 古今度量衡不同,用现代公制分析时,要经过换算。但《纲要》“鱼池工程问题”一节中却

直接以《养鱼经》的古六亩作为今六市亩来阐释:“养鱼经讲到鱼池工程‘以六亩为池’,即是鱼池以六亩为一池。根据今天养鱼实践的经验……一般以六七亩为好,所以养鱼经把鱼池规定‘以六亩为池’是合乎科学的”。按周制一亩相当于今制0.3726市亩,或汉制一亩相当于今制0.6912市亩。不可以用现今市亩等同于古亩来分析。同样,把《养鱼经》中所说的“谷深六尺”,按三市尺折算为一公尺,说“谷中立水六尺”是“八个深洼,深度两米”。但在接下来的鱼儿大小标准“求怀子鲤鱼长三尺者二十头,牡鲤长三尺者四头”,却进行了折算:“在周代一尺即合现在尺的六寸稍弱,当时三尺合现尺一尺八寸弱”。说明作者不是不知道,而是在谈鱼池时忘记了折算。

3.2 《养鱼经》成书年代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其它章节里的说法与《纲要》不同,互相矛盾。《纲要》说“《范蠡养鱼经》是2400年前的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养鱼的始祖”。但在同书第十四章第三节介绍古代鱼类的专著中却说“关于鱼类和渔业的专著,首推《陶朱公养鱼经》一卷。陶朱公是越国大夫范蠡的雅称,活动在越(公元前495~458)浙江、江苏一带,不一定是他的原著,本书可能是东西汉时期学者加工而成”。这个介绍是正确的,但《纲要》不采纳,不知道是观点不同,各自表述,或是全书编写中的通气不够?在同书第十二章“动物的家化”第四节“鳖的饲养”一小段文字中又是另一种说法:“《范蠡养鱼经》提到养鳖,称之为神守。主要利用鳖能吃腐败的鱼类尸体,有利于鱼池环境清洁,如利用鳖游到水面呼吸,驱使鱼群游动和水的流动,有利于鱼群生长发育,养鳖同养鱼在战国和汉代几乎是同时进行。”(原书p.459)。这段文字说《养鱼经》是战国和汉代几乎同时进行,观点不明确,又显然与“远在殷商时代即开始了养鱼。”的说法相差很大。

3.3 神守的问题 虽然否定《养鱼经》是范蠡所作的理由已很充分,但神守对于鉴别《养鱼经》的时代无疑也是关键之一。如众所知,先秦文字称动植物名称多用单音词,鳖在《诗经》、《礼记》、《周礼》、《尔雅》、《山海经》、《列子》、《庄子》、《国语》等古籍中都称鳖^[6],特别是《吴越春秋》中越王说:“孤少失前人,内不自量,与吴人战,军败身辱遁逃,上棲会稽,下守海滨,唯鱼鳖见矣^[7]”。以上都不使用神守。此外,神怪故事、笔记类如《搜神记》、《太平广记》、《酉阳杂俎》、《神境记》、《朝野签记》、《清异录》等都提到鳖,却绝无提到神守^[6]。笔者推想,汉代阴阳五行之说盛行,流行“厌胜术”(巫术的一种),民间的养鱼经验,知道把鳖和鱼一起放养,有助于鱼的顺利饲养,这种经验被附上厌胜术的色彩,特称之为守神,又颠倒为神守。汉代以后,鳖的别称流传

至今的有团鱼、王八、水鱼、中华鳖等,惟独没有神守。而且宋元以后的书籍中,凡是再提到神守的,都是转引《养鱼经》原文,即是因厌胜术消退之故。尽管甲骨文的“甬”字不宜作池塘养鱼解释,《范蠡养鱼经》不是2400年前的作品,但与欧洲比较,最早的池塘养鱼和把池塘养鱼技术写成专书的仍应首推中国。这是因为欧洲的海岸线长达38000km,是世界五大洲中海岸线最长的洲,周围尽是海洋,海产丰富,鱼食以海产为主,没有发展池塘养鱼的推动力。中国海岸线只限于东南沿海的18000km,而内地广大,河流和湖泊众多,容易促成淡水养鱼事业。据欧洲文献的记载,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曾从海中捞取小鱼,放入人工的围堰内,待鱼儿大了,再捕来吃。所养的是海鱼,不是淡水鱼。而且记载简略,所谓古希腊或古罗马,时间跨度很大,可以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四世纪(秦汉到晋代),没有具体的年代和详细内容。另外,英语Piscina一词指古罗马时的一种人工蓄水池,用来游泳和养鱼,鱼是供修女食用的。Piscina也指花园里的水池或鱼池,又可以指教堂内祭祀坛附近的盛水石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池塘养鱼^[8]。故《范蠡养鱼经》作为汉代(公元前二世纪~公元二世纪)的人工养鱼技术专著,内容如此丰富,还只是《齐民要术》的摘录本,说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养鱼专门文献,也是人工养鱼的始祖,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古代动物学史》是一部巨著,500多页,中文参考文献2160篇,英文参考文献561篇,网罗了全部中国古代有关动物学记载的所有中西文献资料,可以想像撰写的广度和难度,出了像本文指出的池塘养鱼和养鱼经的小小失误,当然瑕不掩瑜。写完这篇小文,倒是引起笔者一点感想,即从事动物学史研究方面的专家(其他方面的专家也一样),只能是科学家,而不会是文史学家。因为文史学家缺乏必要的动物学科学知识,对这些方面无从入手,科学家只要有一定的古籍阅读能力,便可以到古籍中寻找有关记述,梳理分析,给予科学的解释,使潜伏、蕴藏在古籍文献中的科学性记载,获得应有的解释,让古人的知识大放光芒。问题在于古籍的记述,不同于现代文献,它们在流传中掺杂不少误抄误刻,或张冠李戴,或有意作假伪托等,所以在文史界向来有注重书籍真伪考证辨别的基本要求,以至于产生训诂校勘版本之学。这些都不是科学家的精力所能顾及的事,不好苛求。20世纪以来,人类知识的激增,导致文理最早而彻底地分家,彼此的知识结构都各自独立门户,互不沟通,已达一个世纪之久。而客观世界的知识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自然科学史的研究是最早要求整体综合的领域,所以暴露出来的问题也首当其冲,这是不足为奇的。时代正在呼唤,文理交叉、学科交融的时代业已到来。

参 考 文 献

- [1] 郭鄂,李约瑟[英],成庆泰著.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500~501.
- [2]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第三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新1版,221~223.
- [3] 高明编.古文字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182,416.
- [4] 左丘明[周]著.国语·周语·第二 转引《四部丛刊》初编(史部).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1935,12.
- [5] 郑玄[汉]注.贾公彦[唐]疏《周礼注疏》转引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卷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79,224.
- [6] 蒋廷锡,陈梦雷[清]等编.《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鳖部》.北京:中华书局,1936,第527册,27,30.
- [7] 赵晔[汉].《吴越春秋·夫差内传》第五,转引《四部丛刊》初编(史部).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1935,50~52.
- [8] Goetz P B, Editor in Chief.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9. Chicago, Inc. Robert. 1988, 471. Britannica.